

宋

書

三十一

宋書

臣沈約新撰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皇從祖也祖召

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

父司徒謫所知恬退肝不交遊未嘗有塔事陳郡

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

宋書五十八

一

余

鋒起文吏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

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

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

從事中郎世丁建府以為征虜史仍轉中軍

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鄉送者傾示師惠

亦造別還過從為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

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

惠除起妾制不異常日世子為荊州惠長史如

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嘗置直郎中今焉

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
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
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
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
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又去載
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
之即拜雖
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飲廣營田業惠意甚不
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待食惠
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

嘉靖八年補刊

宋書傳十八

二

黃籀

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詔車騎司馬父思武
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

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
以字行童

時精神端密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久人見而
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
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總麻親
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束義熙初
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

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運貲祿秩不關
以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今承凱之曰建昌國
祿本應與此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
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
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賈暉弘微立以文章
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之烏衣之
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
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亦辭辯富
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

弘治四年

宋書傳十八

三

監生蕭漢

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慝衆心至
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埜微子常
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矐恃才而持
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
功濟三才

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等間然又云微子
不傷物同不害正古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
宴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
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
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德德三才順

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
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探蘭記直轡鮮不躓抑
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勅由慕蘭勿輕一簣
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
知所知此外無所懷靈運等並有誠厲言唯公
微獨盡褒美矐弘微兄多其小也遠即瞻
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之家多
拜負外散騎侍郎弘微不拜負外散騎琅琊王

太守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

弘治四年

宋書傳六

四

監生小月漢

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
其謝氏辭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
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業千人唯有三女
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存

段尺印出

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
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
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庫充盈
門徒業使不異平日因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

去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
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
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
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
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
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定

王官郡王人

瑯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
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

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

弘治四年

宋書傳六

五

弘生肖漢

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
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
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爲御史
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四年平弘

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冷猶不噉魚以沙所
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
曰檀越素旣多疾頃有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
未服膳若以無益傷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
曰衣冠之變禮不可除則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

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
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
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
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醜庶已
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人莫之知

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戚經營
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
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

宋書傳文

六

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
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夢資財鉅
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傳司
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山成田即室

資財宜歸一女田宅僮僕屬弘微弘似一無

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丈夫殷叡素好樗蒲聞
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
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鎮

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

更如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
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
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夏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
正清名而今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
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不導之
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也

後世復

關東鄉君薨濕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起甚十
年卒時年四十一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
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

宋書傳十八

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一封
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言是
太祖手勅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具葬事
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也父言
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
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出
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
命仍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

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為義興太守從兄弘為建
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實惠之
三從太子右衛率入為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
州太子正統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
子簡責素不交遊筵席虛辭則無異也 尚書
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柄 勳司外球
湛與球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並
之相善言位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
衡有序胡野稱之本多言風疾屢自陳解遷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為
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
孔胤季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立將軍
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 義康不願
離以此復為從事中郎太子 甚銜之及 謀
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
日語汝何如履恠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
何可愛命左右扶即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
於家十七年球復為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

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曰僕射王師如故素未有
脚疾錄尚書江革之王義恭謂尚書何尚尚之曰當
今之才群下宣加勅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
法制之尚尚之曰球有書示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不
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白不領職時有臣詔
多不即前卑疎者或至數十日
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六月時年四
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
從孫奂為後大頭末吳興太守

宋書卷之六

九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有知答之曰今明簡又問王
球何如答曰清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
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列傳卷第十八

宋書五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殷淳

字季

弟冲

汲

張勳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少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為高祖相國左長史又受禪轉散騎中侍國子祭

宋書傳十九

一

一酒復為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領三監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年六十諡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夕

景平初

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

書南門侍郎淳

居黃岡為清切下直應留省以人老特聽還

家高節實欲且力清尚愛好文立我未嘗遺捨

任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一卷行於世元嘉

三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

唐世祖大...末為...

相官...尚書...吏部郎...

帝撫軍長...弟...

子希遠...中書...郎...

坐議事...不當免復為...

今子中庶子...尚書...郎...

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

出為吳興太守...入為度支...

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

冲在...官...勅...知...

劾弒立...以為侍中護...

一遷司...勅...

文辭...勅使為尚書符...

非...世祖亦為勅...力世...

祖克...言已賜死...弟...

漢...字...吏...亦歷...門...部...

郎太子...中庶子...領步...

六校...討...入明世...以文章...見知...

宗書傳十九

二

...

為當...時...

張暢...少微...吳郡吳...

人吳興太守...勅兄...子也...父...權...

少有...老...行...歷...州府...

為...琅邪王國郎中...人...從...琅...

祖...至...洛...還...言...都...言...

祖...封...藥...光...付...使...

於道...以而卒...暢...之與...劾...

...

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

...

制...服...盡...良...為...論...

...

美弟...牧...官...為...論...

...

州時從事衡陽王主我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
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
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
安太守又為義季軍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
臨川王義慶領軍從事中郎揚州治山川駕
車出六十中庶子出租銀助
帝都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守平虜托跋壽南侵太
尉江夏王義恭奉命統諸軍討之鎮彭泗時義親率
六眾已三書請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眾力雖多
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向壽計議曠日不
定將歷數眾少食多安此出十兵參軍沈慶之是
議欲以軍營為函箱障精兵為外翼義恭二王及
妃嬪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至是時彭城已大
長史何晏不同欲席卷奔冀州自海道入京者
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史更集羣僚謀之眾
咸違擾言公有異議懼曰石歷城冀州何可致之
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
但以關扃嚴固欲去首莫從一日地化日動脚則各

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且其必盡臨時更爲謀慮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乎在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爲公馬蹄出祖既聞陽議譖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也良亦爲城上而食或正冠其爲愧而亦已深矣每死一真無顏復表朝廷定期與此城共其生口沒張三長史三言不可異也陽曰既堅出祖又營營其義恭乃止時太孫遣官於敵營待郎徐其義恭乃止時穀之量又覓去城內遺其義恭聞知即遣數百騎追送已過淮僅得其義恭去城內聞虜遣使虜使見倉中米最虛其義恭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受虜其義恭城內食少義恭憂城意始至仍登城望其義恭父家於戲馬亭其義恭先是義恭未至出祖遣其義恭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獲文恭走得免隊其義恭明應見執至小市明曰魏主破義恭北遠來病多若其義恭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所獲隊主深法其義恭一答曰當爲啓聞應乃自

請城一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
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答云四十餘萬
法念以烹語曰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
之今付酒二器甘肅曰接聞彼有駱駝可遣
送明日肅又自上戲馬臺送使至示而門可
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明安北相元
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駱
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送小
二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私度南門受之肅

宋書傳十九

送駱駝驢馬及貂裘雜飲人食既至南門請元肅
請營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安長史邪
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答云君聲名遠聞足使
我知暢因問虜使姓名答云我且無姓且是
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答曰鮮卑官色不同
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為
忽忽柱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必官壘未立將
三攻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日
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却日交

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我物何用致橋復何足
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
可以相拒嗚呼侯王設國何但法令而已邪我
若誇君當曰言百萬所以言百萬者政二王左右
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安有貴州士庶二正營
猶所未論我不關智不關勇黃其此其
所生君復何以遠足見誇我虜使曰不
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無
恃城耳城

三傳

六

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
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
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王意既開門
仗出對李伯并進餽物虜使
駱駝騾與安比蒲陶酒雄

酒并甘橘暢宣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
連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
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
之文勞而無死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

知復須言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絳
謂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糝南土所珍鎮
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書復遣使令孝伯傳語
曰魏主有詔語大原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
今端坐無為有博具可見伊勳曰博具長魚為申
啓曰尚語一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一三言可施於
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
並有何異勳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有所
施則責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

史記卷九

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隣
國之君何為不辨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
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
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三言太尉告車並百年少
分關南信殊當且冬邑若欲這信者當為護送
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若著白衣故稱白
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昔京市赤眉

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孝伯曰雖不在江
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言青徐實爲有賊，但
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難徭。孝伯曰周公握髮，注哺二王
何獨貴遠？暢曰揖髮吐食，在死中國耳。孝伯曰
賔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人至明，木爲有
禮，箴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煮爨又道人云：魏王
致意安北，程天祚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
遂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

一書傳十九

八

徐

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曰：其弟苦
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元受命
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壽寧人送鹽
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
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浴眼，脹氣瀉熱，刮取
六味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
赤鹽治馬齒，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
中飲，黃甘辛，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
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

盡需女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此則
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
狀士力久為來往所目李尚書親自銜命一患
彼以不盡故不復遣信以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
馬主好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出西更送之說須得
馬主少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馬送月之意非
此所求義恭謂意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
曰知公更須善言誠非以各但送不足月彼一書
向以魏主不應便之世以不復重付書復來書

宋書卷十九

燕安石留暢曰石留出言鄂下亦當若彼所之

孝伯又曰君南士言梁何為若層層言而某亦此

將士云可暢曰言梁之言誠為多愧足以不武受

命統軍戎傳之聞不安

是平州人久與北國自說

致世盛邊皆是其人聽我

伯入曰永昌王魏主始

精騎八萬十直是進南

禦向送劉玄祖頭

國不敢相

是所悉

亦是常事可南

便以

自 此境七百餘里

加拒

之 必若家所憑前鋒

接手崔邪利便

入 我聞諸將倒曳出而之魏主賜其生命

今 必在此復何以輕脫這馬之恭至善縣使

風 更獲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怒云清之時

我 得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

准 四康祖為其所破北有信使無此消息

謀 聞上偏將不謂為古但以人為前驅

天書集十九

大 中早未至而河冰向合文護量宜反施

機 信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

陳 意以將魏主傾國臣旬不剋而盛之

帥 亦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

脫 且明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

畔 之民多是新附始苦不聖化

崔 邪利撫之而已今以虜手何損於國

以 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

姓 益依山險聊追馬又恭以十隊示之耳

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穩立散以百騎至
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劔王境人民
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細語入境
肆行殘虐事生音外由彼無道官不者良民何
悉人知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一由太尉神筆次
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然用兵有機
聞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圖此致自率
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
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所以疎渴耳

宋書傳十九

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
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
伯追曰長史深自愛妙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
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期見無送君若
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是付此六期燾
又遣就二王借篴箏琵琶箏笛笙寸器及棊子
義恭答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使
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
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觀前

來請王賄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其子亦付之
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友左右人並相視
美息虜尋攻彭城高門并放火暢躬自別戰身
先士卒及晝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人語
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盡矣大懼高門不
敢違虜期又至議欲焚高門首級良堡聚衆論並
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錄事參軍王爽獨曰虜
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城亦不可立百

宋書傳十九

十二

有建

是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首實入
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守也虜苦寒及
麥無晚四出默然莫之敢對暢曰臣守孫之議實
有可守鎮軍府共議董元嗣佐州且制曰王
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破王于夏曰曰此
論誠然暢故板白州阻曰下官欲入孝孫彈子夏
世祖曰至別如而有何事邪暢曰及麥移民可謂
大議一方安否凡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
同其父言元嗣之言則權矣則本何意左本何

以事君子夏六愆元嗣亦有慙色議恭之議遂
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
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六鎮時虜聲
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
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祺青州及彭城都
督並不果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三日即
便與暢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
舉哀畢改服著黃韋綺褶出射堂簡入音姿容
正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

宋書傳五

十三

卷

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有異圖蔡
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
殺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
都因顏竣陳義宣暴狀信之有私停巴
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以紀僧寶逐不得
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
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
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
以遣召暢止于東齊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

以民保持故獲金帛既而進號撫軍別立軍
以收民望暢雖者交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
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
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
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一輩玄謨意甚不
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以免送師下
是尉削爵三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為都官
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季
為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

自序 卷之五

十四

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登樹風範聞
同懷德深劫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
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
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祖即為黃
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人太子右衛率東
方太守逼郡吏燒燔照佛民有鼻使禮佛動至
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
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眾至鄱陽軍
見殺賜弟說亦有美歷中書郎部郎侍中

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王晏安王子勳

偽號於尋陽召為吏部尚書以鄒瑛共輔為政

事敗殺瑛歸 瑛事在瑛傳復為太子庶子仍

巴陵王休若征南軍使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即休

若為雍州刺史又寧遠將軍復 出若紅西長史

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巴校以補

之缺持節督巴州軍事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遜字仲言廬江霍人司空謫 之出守也

曹爽事畢悉之除中軍參軍 曹爽事畢悉之除中軍參軍

宋書傳十九

府王晏安召為太子 嘉十九年為丹

中書郎太子出庶 中書郎太子出庶

義陽國事二十九 義陽國事二十九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宣詔遠問北伐伏計賊嘗有成

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徙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
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
之間姦虞牙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劔方來之寇
不深宜舍垢藏疾以齊六道遷始與王會征北
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之以爲侍中掌詔
詰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明下名並處
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言攝機宜曲得時
譽會世祖即位任過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時置百官議三偃以爲宜重

皇朝正統刊

宋書傳十九

十六

農野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
姦責其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
領驍騎將軍親過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
尚之去選未一載偃復襲其迹以爲侍中
頗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入義具會相
得其歡竣自謂任過隆密宜居重大而仁次與
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恚
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
悖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曾不仕世祖遇

偃既深備亦治濟名醫上流隨所宜須乃得瘥時
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戡素好談
玄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
四十六世祖與郭氏婚曰何偃遂成里世美志
長往與之姻族重以姻媿嗚呼嗚呼不能已
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入朝夫本官
如故謚曰靖子子戡身明太子左長史
江智淵齊陽考城人少為僧安
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為僧後復為太子中庶子

宋書卷之六

尉行參軍太子中庶子齊王太子中庶子參軍世
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遠近
淵父少無名聞湛禮敬甚簡名淵常以為恨自
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之太子誕
之甚厚時咨議參軍沈慶之文並與
智淵交善懷文及解之曰人所應有言有人所
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
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明孤授寡獨有
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為

騎軍輔主簿隨府 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

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

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

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

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游集 時常尋其首同

侶未及前執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起衆 慙未

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

知當時已驚動惛忽形於容兒論者以此多之

遂就 言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請羣僚

三 六

在舟便 相與計以為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言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 晉文智淵正色

曰恐不宜有此辱上怒曰江僧安 人疑人自

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 變出 新安

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 力等 朝將軍

行南徐州事初上 宣貴妃殷氏卒仲羣臣議

謚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 聖嘉號甚銜之後車駕

乘馬至殷氏墓君 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

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 懼大

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李筠太子洗馬
早卒後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旣早孤養之如
子旣歷黃門吏部侍郎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
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六老王之用坐
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
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
中猶宜疆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

弘治四年

宋書傳十九

十九

監生肖漢

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
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
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
受服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六梁入服惟
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沐危矣二十身杆飛鏑手
折雲衝方足使窮梁假命危城載安平仁者之
有勇非爲臆說

臣沈約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安北將軍徐
亮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泰初為太學博士
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

宋書列傳二十

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

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

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指戒當

卿沈酒藉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侵陳忱誓

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卿也或問忱曰

范泰何如謝靈忱曰步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

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

軍中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管之志伯道

意銳當令繼文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

如秦曰百年通寇前賢控屈者多矣功名雖貴
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秦為驃騎咨議參
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
百官請假不復表降唯籤元顯而已秦建言以
為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陽鄉族相
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秦及前從左
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
秦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為
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秦為長史南郡太守又
宋書列傳卷之
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為黃門郎御史
中丞坐議毀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
盧循之難秦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粟高祖加秦
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僕射
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問混秦名輩
可以比誰對曰王心太一流人也徙為太常初
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
義慶為嗣高祖以道規素敬太祖又令居重道
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公縣公賜太祖秦

曰公之方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籍
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復為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
宋公九錫隨軍到汝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
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小節通率任
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愛之不拙於
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
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
年歲進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表曰臣聞
國學

國學傳下

國學傳下

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
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
無遠自種心親先國莫不由此若漢出小
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汗學
制既下遠近遵承巨之思深亦未達今惟新
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文觀古有志景慕而置生之
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
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
濟濟之美臣謂合巽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

其入學理令開通雖小遠晨昏所以大弘孝道
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弒許止
孝而得畢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
其文若季降無幾山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
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六弱齒五十學
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類一陳載
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准之弟
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糞厲不
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十

四

監生蕭漢

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
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
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篲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
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寸陰
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一時言爭者多
以錢貨減少國用一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
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克官銅民雖失
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害多臣愚意異不
寧寢默臣聞治國若芻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

姓不足君執與民矣有民貧國富本不足而
未有餘者以故囊橐漏貯中識者不吝反求自新
存毛實以難工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良祿
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也識者謂
之不仁是以貴賤有言職分也夫今之所憂在
民尚寡言虛名不充輿道無已真食堅不家無
私積難以禦荒耳夫化民存心易不在心多昔日
之書公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公官民
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心實實廣以收國用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於博
矣鐘律所通者遠機衡所必者大夏是也負國
寇泉瑞音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異用則貴賤
同資貨物有適宜則家國共念今則必資器而
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然古者用則石民俱
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
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版漕不至
者良由其基根未固意在遠而代願思可以之道
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而收之說則其理自

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思慮一
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
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
聞陛下時在後園處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
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諱省闈不聞將帥之
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近之怪
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
二漢關河根本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
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

六

言

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
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
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
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影響
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王無帝任賢
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
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亂於下者也臣
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寔欲盡心竭誠少報萬

分而情羣已及百疾千生便為永遺聖顏無復
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不辜陛下若能哀其
所請留心覽察則臣久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
雖不能納亦不加訕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
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六所親曰吾觀
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身殺六王嬰
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
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
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
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
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
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
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考煥之
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唯感上天之譴
不可不察漢東海枉系孝婦亢旱三年及祭
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
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逐猷日舍高構推忠恕之
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廣厝思幽冥之紀

弘治四年

西宋書傳二十

七

卷之二十一

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摠統御之
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斯而災害不消
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
過太戊資祭穀以進德宋景籍熒惑以脩善斯
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顯也夫未信者難為
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朝會
及歲慶得一聞違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遠聖
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恁行止不關朝廷
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
覽而美之等猶重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
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
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為高冕旒
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猥蒙
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恤未息安委質
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頓軀艱危厚德無報授令
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
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
年美之等伏誅
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

將進如故上以表先朝恩禮甚重以有
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身輦到坐累陳特
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
且不顯求民之瘡明斷無獄無倦政事理出群
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遇甘時也災
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字之失臣所不能究上
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懸官多謀民捕
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二無
假片芥焚照仁愛不榮自廖貞茂去無知之虫

不均因有異之虎蝗生有田非所宜殺石不能
言星不自陷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
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女人被宥有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始貴
後幾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凡有所感激
臣於謝氏不容有清蒙言重恩寢處思報伏唐
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詩無一而闕也臣文
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略粗建意存民
入年則農功由里闢入秋治庠序

今佳木遂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人事多以淹
不為戒不遠為患任民學
無微績徒墜天
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自親盛化竊苦忝子
實城郢之心庶免其愆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
實是都無可採徒煩天累愧臣側書奏上乃
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奏請弘一天下
務廣而權重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意
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
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奏又上表白頭乞旱

史書傳二

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為過甚古以為王
澤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
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
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以百
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多敷生類而殲災
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以所以大啓聖明
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
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十之化尚存舊典
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太宋雖捐讓受終未

新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
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一徊有心喪氣佐
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土道已淪自
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
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月日方必壅大道
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而未洽
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
頑且鄙不達治道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惰老言
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

嘉靖九年

文書傳二

十一 論

臣不知肯身之所本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
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
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
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進王
師如故謚曰宣侯長子昂早卒子昂宜都太
守次晏侍中光祿大夫次畢太子詹事謀反伏
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
參軍領記室坐畢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

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納之並御史中丞
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
江左舊事絨之士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
之兼明禮傳贍於文筆起家爲本國常侍桓
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書祠部郎義
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軍
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
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
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高建除御史

嘉祐十年補

宋書傳二十

十三

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
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謝
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荅猶美卿世載
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之舉元官高
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冬曰鄙玄注禮
三年之喪二十七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
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
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

朝始用縉紳之

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君心喪也寧

成者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
即物情以文義為制朝野禮則家無殊俗從
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為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為
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
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為散騎明年徙為都
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為
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
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之虛正
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

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
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與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虞晉驃騎
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倬之本國郡中韶之
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籍博必多聞
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倬之少有志尚當世
詔命表奏輒自書為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
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 伏既成時人謂
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

年善敘事... 可觀為後代佳史遷出書相部
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 武官... 書曰於中

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
西省郎傳亮羊徽和代... 四省事轉中... 皇侍郎

受帝之朝也高... 代部之與... 右密加... 毒
恭帝即位... 黃門侍... 如故凡

請... 奏... 其辭也高... 禮... 驍騎... 軍本郡
黃門如... 故... 省職... 望... 復... 不... 書... 有... 司... 奏... 東

始... 六... 道... 民... 會... 三... 版... 土... 依... 以... 之... 一... 部... 之... 任... 曰... 尚

言... 金... 部... 三... 事... 如... 右... 斯... 議... 以... 心... 正... 可... 權... 制... 權... 非... 經

國... 弘... 本... 之... 令... 與... 臣... 是... 有... 制... 以... 非... 非... 抑... 士... 凡... 言... 十... 餘

除... 雖... 同... 異... 三... 條... 四... 部... 言... 三... 事... 於... 詳... 別... 又... 母... 死

誣... 用... 父... 也... 誣... 亂... 誣... 差... 及... 此... 此... 四... 也... 也... 是... 窮... 以... 抵... 逆
人... 理... 必... 盡... 監... 復... 外... 刑... 過... 制... 自... 不... 以... 寒... 昔... 大... 之
罪... 既... 獲... 全... 首... 領... 大... 將... 隆... 寧... 可... 以... 復... 遂... 拔... 徒... 隸... 緩
帶... 當... 年... 自... 同... 編... 戶... 列... 齒... 並... 行... 民... 平... 官... 懼... 此... 朝... 衆... 行
所... 為... 實... 八... 方... 今... 聖... 化... 惟... 斯... 棄... 末... 一... 切... 之... 令
宜... 加... 詳... 改... 恩... 賜... 此... 四... 條... 不... 合... 加... 贖... 非... 之... 可... 恩... 付... 中

情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其外
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公尋舊制群臣家

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
日又居在千里外身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
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考雖涂去盈千里
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爭自足无私理不同更
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又淹私門臣等
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
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

宋書卷之二十一

宋書傳二十

十五

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
史序王珣貨殖王獻作亂珣子弘學華並貴
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即
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太守
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
之不絕諸弟未相考者皆日不復往來韶之在郡
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
私憾太祖兩嘉之在在積年良守加秩中二
千石十年徵爲詞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

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也
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部也文集行於世
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穎川穎陰人也且羨驃騎將軍父猗秘
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率好爲雜戲
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爲駙馬尉奉
朝請負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
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
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十

十六

監生有共

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
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
傅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
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
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鄴國故太尉
廣陵公陳准黨翼然禍加淮南竊鄉食大國因
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同而不奪今
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廣陵之國宜左
削除故太保衛權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及

進第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
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賞宜復本封以

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與上

表自陳曰臣乃祖晉人得璽於魏咸熙之中太

祖文皇帝為元輔之日去蕭陽矣大金言又禪進

爵為公歷位太保摠錄朝政于時曹武王及諸

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

瓘秉心志且加以伐蜀之功故追封蘭陵郡公

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危如

三 文書傳二十一 一十七

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璩之嫡孫纂承封爵宗

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龍襲遠于臣

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

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言以山伏願

陛下錄既往之勳垂罔極之施乞止臣表付外

參詳穎川陳茂先下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

臣七世祖太尉准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

以前剪除賈謐封海陵公淮南遇禍之前後

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

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
勲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御世英輔係與曾
無疑議以為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
視息封爵兼嗣位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察
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世子征虜功曹
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為尚書左丞出
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
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歷籍之美謂弘曰
天下膏梁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

嘉靖九年補刊

宋書傳二十

十八

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
官位次陳留王在雲台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
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
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之後於殷後於
宋杞陳並為列國云云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襄
宗所承優於遠代顯顯也是以春秋次序諸
侯宋居杞陳之上五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
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一人爵關內侯衛
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

大常上博士劉嘉
寺議再斬公望有於大晉在三
收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王位宜在陳留之
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
之稱立朝正色外六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
謗毀或延及祖禰二示其切直又負雜譎戲故世
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之弟
十五年卒官時年八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
為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
第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
至中書郎昶子苗內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
祖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言主
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名詩人所以作詠有以有法
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
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而有未足也惜矣哉

嘉靖九年補刊

宋書傳二十

十九

